

原型编码与创作走向

唐卉

前不久，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早期代表作《挪威的森林》销量突破 1000 万册。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笼罩下，如此热销的文学书籍自然成为日本乃至世界媒体的热点。人们也许很想猜出：小说不平凡的响应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其实，村上春树可以作为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学增值术的典范来研究，其小说创作已然成为文化资本如何转化为商业资本的现实示范。村上春树的几十年小说创作已经培育出了自己的特有品牌、读者群和巨大市场。他的新书发布会已经是如今图书市场的风向标。显然，村上深谙后现代社会转型下的符号经济需求，善于在每一部重要作品中暗藏玄机，发掘利用最富有文化蕴含的原型，给以重新编码和叙事，令无数的读者尤其是日本的村上迷们对此趋之若鹜。

虽然村上再三强调自己的创作动机是无意识的，只是不知不觉之中写起小说来。然而实际上，他却是在世界范围里小心翼翼地发掘文化资本，运用文字虚构的炼金术，营造出特殊情调的氛围，建构出全球化时代的别样文学世界。原型写作可以联通的，是读者的个体无意识及集体无意识的海洋，足以点燃无数的激情和力量，治疗别人的同时也治疗自己。村上不时在其作品中引用经典的西方流行歌曲，这些歌曲如同缓缓流淌的音符，使读者不自觉地被牵引至另一处空间，获得疗治，抚平伤痛。

当拂去青春挽歌、小资情调这些表面装饰，探寻村上创作的发展方向时，引人注目的是他近年来新作所形成的精神内核。一度被中国翻译界称为“小资文学”作家的村上越来越关注政治和历史问题。2006年，村上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我担心我的国家，我觉得作为小说家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

“1926年大正天皇驾崩，年号改为昭和。在日本，暗无天日的阴霾时代也就此拉开序幕。现代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短暂间奏曲终结，法西斯主义就要大行其道了。”耗时两年多的《1Q84》以明确的历史回忆开篇，清晰地喻示出主人公人格畸变的历史情境。小说中，一位30岁的女性听着乐曲神情自若地充当杀手，她相信只要走出死者的房间，就可以回到现实继续优雅地生活。在掩耳盗铃的精神胜利法中，邪教组织培育出大批的青年男女，他们丢掉耻观念，丧失罪意识，盲目地去为一种专制集团死心塌地地服务。他们的理由是，历史已经过去，或许是捏造的，既然无法重现历史，那么目前只需“往前走”。小说结尾留下了谜一般的“空白”，作者似乎在期待有心的读者自己去填充那些未完成的空间。

村上毕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日本文化依然是他的精神之根。从写作伊始，村上就在尝试着摸索一条对于现在的日本而言面对历史和正视现实的心灵之路。诠释善与恶、探讨人性的终极关怀是他的创作动向，但是善恶标准在云山雾罩的政策转变和价值观念下难以判断，二者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就愈发分辨不清。就这点而言，村上总是一次次地努力突破自我，又不断地陷入一种不左不右的“中立”之中。村上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人的精神需要，而当下大部分日本民众的精神状态也成就了村上春树。